



# 1 傑生

傑生在被電擊之前，已經過了衰爆的一天。

他醒過來時，只知道自己坐在一輛校車的最後面，卻不知道校車位在何方。他知道有個女孩正握緊他的手，好吧，這件事不算太衰，因為那女孩長得還挺正的。然而，他根本不知道她是誰，也不知道自己在這裡幹什麼。他坐直身子，揉揉眼睛，努力回想。

他的前面大概有幾十個孩子窩在座位上，有的在聽 iPod、聊天，有的在打盹。他們看起來年紀都和他差不多……是十五歲，還是十六歲？這下好了，太可怕了，他連自己幾歲都想不起來！

校車在崎嶇的路面上搖擺前行，往窗外看去，蔚藍的天空下只有起伏的沙漠。傑生十分確定他不是住在沙漠裡。他努力回想……他最後記得的事是……

那女孩捏了一下他的手。「傑生，你還好吧？」

她穿了條洗得發白的牛仔褲，腳上穿著登山鞋，身上穿著羊毛滑雪夾克。她那棕色的頭髮剪得參差不齊，兩邊還各垂下一搓細細的髮辮。這女孩臉上沒化妝，好像是爲了故意不引人注意，可惜效果有限。她是個非常漂亮的女孩，尤其那雙眼睛，就像是萬花筒般，棕色、藍色、綠色，不斷變換著。

傑生放開她的手，說：「嗯，我不……」

校車前方有位老師突然大喊：「好了，所有組員們，給我聽清楚！」



這傢伙肯定是個教練。他頭上的棒球帽壓得很低，完全遮住前額的頭髮，所以只看到他目光銳利的眼睛。那張留著山羊鬚的臉很臭，好像剛吞進什麼發霉的食物一般。他的胸膛和露出的手臂都很壯，讓身上的亮橘色 polo 衫顯得緊繃，而那件尼龍運動褲和耐吉運動鞋都是一塵不染的白色。他脖子上掛了個哨子，腰帶上繫著擴音器。要不是他只有一百五十公分高，看起來一定超級可怕。當他站起來走到中間走道時，竟然有個學生偷偷喊著：「黑傑教練，快站起來呀！」

「我聽到了！」教練掃視全車，要揪出冒犯他的人。他的眼神掃到傑生就定住了，臉色更加陰沉。傑生的背脊一陣發涼，他確信教練知道他不屬於這裡，大概馬上就要破口大罵，問他為什麼搭上這輛車。不過這個問題，連傑生自己都沒有半點頭緒。

然而黑傑教練的眼神卻移開了。他清一清喉嚨，開口說：「五分鐘之後，我們就會抵達目的地。跟緊你們配對的組員，不要搞丟學習單！你們這群傢伙要是有人敢在這趟行程中給我惹麻煩，我會用最特別的方式，把他送回學校！」

他拿起一根球棒，做出揮全壘打的動作。

傑生看著身邊這個女孩，問她：「他可以這樣對我們說話嗎？」

女孩聳聳肩。「他一直都是這樣。這是荒野學校，裡面的學生都是野生動物。」她說得好像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笑話。

「一定有什麼地方出錯了，」傑生說：「我不應該在這裡。」

坐在他前面的男生轉過來笑著說：「傑生，你說得對！我們都被誣告了！我才沒有逃跑六次，而派波也沒偷過 BMW。」

那女孩的臉突然漲紅。「里歐，我沒有偷那輛車！」

「喔，我又忘了，派波，那麼實情究竟是怎麼回事？你是有跟車商『說』，暫時把那輛車借你用嗎？」他講話時對著傑生挑著眉，好像在暗示說，這個女生說的話能信嗎？

里歐長得就像拉丁版的聖誕小精靈，一頭黑色捲髮，兩個尖尖的耳朵，討喜的娃娃臉上帶著古靈精怪的笑容，那笑容讓人馬上意識到，如果比賽和他同一組，或是要討論敏感話題時，絕對不要相信他。他細長靈巧的手指頭一直動個不停，不是在座位上敲出聲音、在耳後撥弄頭髮，就是在他的軍用夾克上撥弄釦子。這個人如果不是天生過動，就是吃下了足以讓一頭牛心臟病發的咖啡因和糖。

「好吧，」里歐對傑生說：「我希望你有準備好你的學習單，因為我自己的那張在幾天前就被我用來擤鼻涕了。你幹嘛這樣看我？難道又有人在我臉上畫畫？」

「我又不認識你。」傑生說。

里歐像鱷魚般咧嘴微笑。「沒錯，我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因為我是他的惡魔分身。」

「里歐·華德茲！」黑傑教練的聲音從前面傳來，「你們後面有問題嗎？」

里歐對傑生眨眨眼。「你看好！」他轉回去面對前方說：「教練，對不起，我聽不到你說什麼，可以拜託你用擴音器說話嗎？」

黑傑教練哼了一聲，似乎頗高興有了個好藉口。他解下腰帶上的擴音器，繼續發出指令，只不過聲音變得像星際大戰裡的黑武士達斯維德一樣低沉沙啞又模糊不清。全車的人都笑翻了，教練試著調整一下機器，結果擴音器卻發出刺耳的聲音說：「公牛哞哞叫！」

學生們瞬間狂呼亂叫，教練氣得丟下擴音器。「華德茲！」



派波強忍住笑意，她問：「天啊，里歐，你是怎麼辦到的？」

里歐從袖子裡摸出一把很小的十字起子。「我可是個特別人物呢！」

「各位，拜託你們正經一點，」傑生請求他們，「我在這裡要做什麼？我們要去什麼地方？」

派波的眉頭糾成一團。「傑生，你在開玩笑嗎？」

「不是！我真的什麼都不……」

「喔，是啦，他在開玩笑！」里歐插嘴：「他想報復我上次在果凍上抹刮鬍膏那件事，對不對？」

傑生茫然地看著他。

「不，我覺得他是認真的。」派波正要去牽傑生的手，但傑生縮了回去。

「很抱歉，」他說：「我不……我不能……」

「好了！」黑傑教練在前頭大喊：「最後面那兩排，午餐後負責清理環境！」

其他學生全都歡呼叫好。

「見鬼了。」里歐喃喃抱怨。

然而，派波的眼睛還是盯著傑生，彷彿不知該感到受傷還是擔憂。「你的頭有去撞到什麼東西嗎？你真的不知道我們是誰？」

傑生無助地聳聳肩。「還有更糟的事。我連我自己是誰都不知道。」

校車在一棟形狀像博物館的紅土建築前停下來。但此處除了這棟屋子外，四周空無一物，也許這就是這座「國立虛空博物館」設立的原因吧，傑生猜想。一道冷風從沙漠襲來，傑生本來沒怎麼留意自己的穿著，這時才發現他一身的行頭都不夠保暖。他穿了牛仔褲和運動鞋，上身是件紫色T恤，外

面只罩著一件黑色薄風衣。

「失憶病人，讓我來幫你上個速成班吧。」里歐說。儘管他的語氣帶有助人的意味，傑生卻覺得他不會有任何幫助。「我們呢，都念『荒野學校』，」里歐用手指比出引號，「那就表示，我們都是壞孩子。在你家或是法院裡，有人認為你惹的麻煩夠多了，就把你送走，進到這間位在內華達州最扯爛地方的可愛監獄……喔，不對，是寄宿學校。在這裡呢，你會學到一些超級有用的本領，像是一天可以快跑穿越十幾公里的仙人掌叢，還會用小雛菊編成一頂帽子呢！也會有特別的獎勵機會，就是可以出來進行最有教育意義的校外教學，像現在這樣。黑傑教練會負責帶領我們，他總是帶著一根球棒維持秩序。現在，你的記憶有沒有回來一點？」

「沒有。」傑生憂慮地掃視著全車的孩子。車內大約有二十個人吧，其中有一半是女生，但沒有任何一個看起來像頑逆的罪犯。傑生不禁猜想，這些人到底是做了什麼事，才會被送進這間感化學校；他也很疑惑自己為什麼會跟這樣一群人在一起。

里歐翻了個白眼。「你還要繼續演下去嗎？好吧，我們三個都是這學期才一起來到這裡，三個人好得不得了。我說什麼你都照辦，你的點心通通分給我吃，還幫我做雜務……」

「里歐！」派波打斷他的話。

「好啦，最後那句話不算。但是，我們真的是朋友。那個，派波跟你又比『普通朋友』再好一點點。幾個禮拜前，你們……」

「不要再說了，里歐！」派波的臉已經漲紅。傑生感覺自己的臉也開始發熱，他想著，如果自己曾跟派波這樣的女孩約會過，應該有印象才對。



「他可能得了失憶症或什麼病，」派波接口：「我們應該找人幫忙。」

里歐爆出笑聲。「找誰呀？黑傑教練嗎？他只會拿球棒敲他的頭，把他打醒吧。」

教練還在整群人的最前方大喊著各種規定，又不時氣得吹哨子叫所有人乖乖排好隊伍。然而，他卻不時回頭盯著傑生，一臉陰鬱。

「里歐，傑生需要人幫忙，」派波堅持說：「他或許是腦震盪，或是……」

「喂，派波！」有個人從整群往博物館前進的隊伍調過頭來，朝他們三個靠近。這個新面孔一把推倒里歐，直接往傑生和派波當中插過去。「不要跟這個下流東西說話，你是我的夥伴，記得嗎？」

這傢伙理著一頭超人般的深色短髮，古銅色的皮膚又黑又亮，牙齒更是無敵潔白，白到好像應該附上警告標語：「請勿直視此處，強光有礙視力！」他穿了件達拉斯牛仔隊的球衣，下半身是標準西部牛仔穿的褲子和皮靴，臉上則露出一種笑容，好像自己是上天送來感化少女的禮物。傑生一看到他，就討厭。

「走開，狄倫！」派波低聲抱怨。「我並沒有說要跟你一組。」

「啊，不會吧。今天可是你的幸運日耶！」狄倫伸手勾住派波，硬是她拉進博物館入口。派波最後回頭看過來的表情像是在說：「快打一一九！」

里歐站起來，拍拍身上的塵土說：「我恨他！」然後他伸手迎向傑生，彷彿他們兩個應該一起溜進博物館才對。「我是狄倫，超級無敵酷的狄倫！我想跟我自己約會，可是又不知該怎麼約！還是你想約我呢？那你真是太幸運了！」

「里歐，」傑生開口說：「你是個怪咖。」

「對啦，你說過很多次了。」里歐笑著說：「不過如果你什麼都不記得了，我就可以再重複使用我那些老笑話啦。來吧！」

傑生努力想著，如果這樣的人是他最好的朋友，他的人生鐵定糟糕到極點。不過，他還是跟著里歐走進博物館。

他們在博物館內走來走去，三不五時停下來，聽黑傑教練用擴音器解說展示品，可是教練的聲音聽起來卻像星際大戰裡的西斯大帝，要不然就是突然咆哮出怪話：「母豬最會呼嚕嚕！」

里歐不斷從夾克口袋裡掏出各種東西：堅果、螺栓、絨毛鐵絲，又不斷將它們混在一起，好像非得讓雙手隨時有事情做。

傑生根本無法把太多心思放在這些展示品上，不過他大概知道展示的都是關於大峽谷與沃烏派族原住民的事，沃烏派族是這片土地的擁有者。

有幾個女孩一直盯著派波和狄倫不停竊笑。傑生看得出來，這些女生應該是學校中勢力比較大的一群，她們通通穿著類似的牛仔褲和粉紅上衣，臉上的妝濃得可以直接去參加萬聖節的扮鬼派對。

其中有個女孩說：「派波，這裡是你那一族的地盤嗎？是不是你跳個祈雨舞，就可以免費進來？」其他女孩一起大笑，就連自稱是「派波夥伴」的狄倫也抿嘴偷笑。派波那件滑雪夾克有著超長的袖子，但傑生感覺到，隱藏在裡面的雙手正握緊了拳頭。

「我爸是切羅基族，」她說：「不是沃烏派族。但也難怪，你的腦細胞不足，根本分辨不出不同呀，伊莎貝！」



伊莎貝頓時瞪大眼睛，故意裝出吃驚的表情，整張臉就像是塗滿化妝品的貓頭鷹。「喔，那可真是對不起呀！還是說，你媽媽是屬於這一族呢？唉呀，不對不對，你根本不知道你媽是誰。」

派波飛撲向她，就在兩邊即將開打的瞬間，黑傑教練大喊：「那裡吵夠了沒？表現好一點，不然我隨時會揮出球棒！」

就這樣，整群人三三兩兩地往下一個展示間移動，但女孩們對派波的各種評論並沒有停止。

「回到保護區了，開心嗎？」一個女孩用超級甜膩的語氣問。

「大概是她爸爸喝得太醉，每天都沒法上工，」另一個女孩用假惺惺的同情語氣說：「才會害她變成小偷。」

派波不理她們，但傑生已經氣得準備揮拳打人。他也許對派波沒有印象，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誰，但他很清楚自己痛恨卑鄙的人。

里歐抓住他的手。「冷靜下來吧，派波不喜歡我們替她出氣。況且，要是那些女生搞清楚她爸爸是誰，她們只會全部拜倒在她身邊，哭著說：『我不配！』」

「爲什麼？她爸爸是誰？」

里歐不可置信地笑出聲音說：「你沒有騙我吧？你真的一點都不記得你女朋友的爸爸是……」

「聽著，我當然希望我記得，可是我連她都想不起來，更何況是她爸。」

里歐吹起口哨。「隨便你啦。等回到宿舍，我們『一定』要好好聊聊。」

他們已經走到博物館室內最深的盡頭，再過去只有幾片巨大的玻璃門，通往一片戶外平台區。

「好了，所有組員聽好，」黑傑教練宣布：「你們即將看到大峽谷。不可以有任何破壞行爲。前

面這座天空步道，可以承受七十架巨型噴射機的重量，所以你的體重對它來說，簡直就像一根羽毛，走上去保證安全。但我要拜託各位，不准在步道邊緣互相推擠，那會害我要寫一大堆報告交差。」

黑傑教練打開玻璃門，所有人都走到戶外。大峽谷就在眾人面前開展現身，最近也最真實。而在陸地邊緣，一座馬蹄形的步道向虛空的天際彎出去；整座步道都由玻璃製成，所以各個角度的視線都貫通無阻。

「呼！」里歐開口說：「這真是太、太、太誇張了！」

傑生得同意他的說法。儘管他失憶又覺得自己不屬於這裡，卻也忍不住對眼前的一切驚訝讚嘆。

這個峽谷比任何風景圖片上看到的還要寬廣巨大，在峽谷最高處，還有飛鳥在腳底下盤旋。遠在兩、三百公尺下的谷底，有條纖細的河水緩緩流動。然而，就在他們參觀館內的時候，幾團烏雲朝著博物館靠近；雲團投照出的陰影，宛如生氣的臉孔散佈在峭壁間。傑生放眼望去，不論哪一個方向，到處都是紅紫色的深谷，硬生生把平緩的沙漠給撕裂開來。就好像……好像某個抓狂的天神拿刀劈出了這一切。

傑生的眼底感到一陣刺痛。「抓狂的天神……」這想法是從哪裡冒出來的？他覺得自己似乎接近了某個重要的事實，一件他應該要知道的事。在此同時，他也出現一種絕對錯不了的預感，他覺得自己正身處險境。

「你還好吧？」里歐問他。「你該不會想要翻過欄杆吧？我今天可沒帶相機出來喔。」

傑生緊抓著欄杆，全身發抖又冒汗，但這些不適和步道的高度無關。他眨眨眼，眼底的痛苦稍微減緩下來。



「我還好，」他勉強回答：「只是有點頭痛。」

天空突然雷聲大作，一道強勁的冷風幾乎要把他打到步道最邊緣。

「這樣根本就不可能安全。」里歐眯著眼研究雲團。「風暴雲就在我們正上方，可是其他地方卻晴朗無比。有夠詭異的，是吧？」

傑生抬頭看，里歐說得沒錯。一坨黝暗的雲團就停留在天空步道正上方，但別處卻是晴空萬里。這讓傑生心裡的感覺更糟。

「全部組員，聽這邊！」黑傑教練大喊。他抬頭看著烏雲，眉頭緊皺，似乎也在擔心這團黑壓壓的遮天之物。「我們可能得縮短參觀時間，所以給我立刻行動！記得，學習單上要寫完整的句子！」

風暴雲突然隆隆作響，傑生的頭又開始痛了起來。不知道為什麼，他突然將手伸進牛仔褲的口袋，掏出一枚硬幣。這金色硬幣和美金五角差不多大，但更厚也更不平整。硬幣的一面是戰斧圖案，另一面則是頭戴桂冠的男子面孔，上面鐫刻的文字，好像是「TYLIVS」。

「哇，那是黃金嗎？」里歐問。「嘿，你還欠我錢喔！」

傑生把硬幣放回口袋，疑惑著自己「是怎麼變出這枚東西，也很想知道為什麼有種馬上就要用到它的預感。」

「沒什麼特別的，」傑生回答：「就是個硬幣而已。」

里歐聳聳肩，也許他的念頭轉得就像他的手指一樣快。「來吧來吧，」他說：「看你有沒有膽翻過那個邊緣。」

他們沒花多少心力在學習單上。一方面是因為傑生自己混亂的情緒和頭頂上的烏雲把他搞得無法

專心；另一方面，他也真的不知該如何回答學習單上這些問題，像是「寫出三種你觀察到的沉積岩名稱」或「舉出兩個侵蝕的例子」。

里歐什麼忙也幫不上，他只是忙著用絨毛鐵絲做出一架直升機。

「你看看！」里歐射出那架直升機。傑生以為它會馬上掉落，但那絨毛鐵絲編出的螺旋槳卻真的旋轉了起來。小小的直升機橫越過峽谷的一半，才在動能耗盡的情況下降轉到虛空之中。

「你是怎麼辦到的？」傑生問。

里歐聳一下肩膀說：「要是橡皮筋的話，我可以做出更炫的直升機。」

「說真的，」傑生問：「我們真的是朋友嗎？」

「這我很確定呀。」

「真的？那我們第一次碰面是什麼時候？我們聊了些什麼？」

「那是在……」里歐皺起眉頭。「我不大記得確切的時間了。嘿，我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耶，你不能期待我記住每個細節啊。」

「可是，我對你完全沒有印象，我也不記得這裡的任何人。會不會是……」

「你是對的，而我們其他人都搞錯了？」里歐替他講出來。「你認為你是今天早上才出現在這裡，而我們對你的記憶，都是假象？」

---

1 「IVLIVS」是「Julius」的拉丁文，指的是羅馬共和國末期的統治者尤利烏斯·凱撒（Julius Caesar, 100-44B.C.）。他也是羅馬帝國的奠基者，即俗稱的凱撒大帝。



傑生的腦袋中浮出很小的聲音說：「沒錯，我就是這麼想。」

但這聽起來實在很瘋狂，這裡所有人都視他的存在為理所當然，每個人的行為舉止也都把他當成這個班的一份子，除了黑傑教練以外。

「幫我拿一下。」傑生把學習單交給里歐。「我很快就回來。」

里歐還來不及抗議，傑生已經衝向天空步道的另一頭。

此時，整個天空步道都被這群學生佔據著。也許是時間太早，一般觀光客還沒有出現，又或許是這種詭異的天氣把其他人嚇跑了，總之，這整座步道上就只有荒野學校的學生兩兩成對地前後排開。大部分學生都在開玩笑或聊天，有幾個傢伙還把銅板丟到欄杆外。派波在約五十公尺遠的地方寫學習單，而她那愚蠢的夥伴狄倫一直在騷擾她，他不但把手放到派波肩上，還露出那白死人的牙齒傻笑著。派波不斷把他推開，當她瞄到傑生時，臉上的表情好像在說：「快幫我掐死他！」

傑生對她比了個動作，要她再撐一下，然後往黑傑教練身旁走去。黑傑教練拄著球棒，正在觀察這團烏雲。

「是你弄出來的嗎？」教練問他。

傑生倒退一步。「弄出什麼？」教練的話聽起來像是在說他能變出雷電風雨一樣。

黑傑教練瞪著他，那雙銳利的小眼睛在帽簷下射出光芒。「別跟我要把戲，孩子。你來這裡做什麼？爲什麼要搞砸我的工作？」

「你是說……你不認識我？」傑生問：「我不是你的學生嗎？」

黑傑哼了一聲。「在今天之前從來沒見過你！」

傑生鬆了一口氣，感動到眼淚都快噴出來。至少他沒有精神錯亂，只是來錯了地方。「先生，您聽我說，我也不知道我是怎麼來到這裡的，我只是一覺醒來就在這輛校車上。我唯一知道的事，就是我不該出現在這裡。」

「沒錯。」黑傑粗啞的音量突然壓低成微弱的音量，好像要跟他說什麼祕密。「孩子，要是你可以讓這群人都覺得他們認識你，那你製造迷霧的力量確實很強，可是你騙不了我。我這幾天一直聞到怪物的味道，我知道有潛伏者在這裡。不過，你的味道並不像怪物，你聞起來像個混血人。告訴我，你究竟是什麼人？是從哪裡冒出來的？」

教練說的這些話，傑生聽懂的實在沒幾句，但他決定要老實回答：「我不知道自己是誰，我喪失了所有的記憶。請你一定要幫我！」

黑傑教練仔細端詳他的臉，想要看穿他的思緒。

「很好，」黑傑喃喃說著：「你沒說謊。」

「我當然沒說謊！你剛說的那些怪物和混血人又是什麼東西？是通關密語嗎？」

黑傑眯起了眼睛。傑生有點懷疑，眼前這人會不會只是個瘋子，但他腦子裡的另一個想法，還是相信他能幫上忙。

「聽好，孩子，」黑傑說：「我不知道你是誰，我只知道你是哪一類人，而且那表示你麻煩大了！從現在開始，我不只要保護兩個人，而是三個。難道你就是那個特別包裹？難道，包裹就是你？」

「你在說什麼？」

黑傑抬頭看著烏雲，整坨雲團已經變得更加濃密黑暗，而且就在天空步道的正上方盤旋。



「今天早上，」黑傑說：「我得到營區傳來的訊息，有一組提領小隊已經朝這裡出發，是要來領一個特殊包裹，至於其他細節他們都不肯透露。我想了想，這樣也好，我要看顧的這兩個力量都算強，年紀也大一些，可是我知道他們被跟蹤了。我聞得出來，這群人裡面有怪物的味道，我想這就是營區突然急著要來接走他們的原因。而你……你沒來由的出現在這裡，莫非你就是那個包裹？」

傑生眼底的疼痛變得比之前更強烈。「混血人」？「營區」？「怪物」？他完全聽不懂黑傑說的事，但那些字眼卻讓他的腦袋強烈凍結，彷彿思緒努力要去擷取那些應該存在卻又不在的神祕資料。

他跟踉了一步，黑傑教練抓穩他。教練的身軀儘管短小，雙手卻像鋼鐵般堅韌。「哇，好險，弱雞。你說你什麼記憶都沒了，對嗎？那好，我就只管看著你，直到營區派遣的小隊抵達就好。讓營長來把事情搞清楚！」

「什麼營長？」傑生問：「什麼營區？」

「乖乖坐著等吧，援兵馬上就要來了。希望在那之前，別有任何狀況發生。」

天空突然爆裂出閃電，強勁的風吹過來，幾十張學習單頓時在峽谷間亂飛亂竄，整座天空步道都在劇烈搖晃。學生們尖叫聲四起，各個步履蹣跚地走去抓緊欄杆。

「我有事情要宣布！」黑傑教練吼著。他拿起擴音器說：「所有人進到屋子裡！公牛哞哞叫！快離開天空步道！」

「我記得你說過這座橋很穩！」傑生的聲音在風中喊著。

「那是在正常情況下，」黑傑回答：「但不是現在。快跑！」

## 2 傑生

這團翻騰的烏雲已經進化成一個迷你颶風，好幾個漏斗雲朝著天空步道衝鑽過來，彷彿巨型水母怪物伸出的觸鬚。

尖叫的學生朝博物館建築奔跑，強勁的風把他們的外套、帽子、筆記本和背包都吹走。傑生也衝過了滑溜的地面。

里歐一時失去平衡，整個人差點翻出欄杆，幸好傑生抓住他的外套，把他拉回來。

「謝啦，兄弟！」里歐驚喜著。

「跑、跑、快跑！」黑傑教練說。

派波和狄倫撐住打開的門，把其他學生趕進屋子裡。派波的滑雪夾克在她身上狂亂拍打著，飄散的髮絲已經遮住整張臉。傑生覺得她一定冷得不得了，但她看起來卻冷靜而自信，不斷對其他人說不會有事，激勵著大家趕快進去。

傑生、里歐和黑傑教練朝他們跑去，但剩下的短短一段路，卻像在流沙上移步般困難。強風似乎在跟他們對戰，想把他們推回原處。

站在門外的狄倫和派波又推了一個學生進去，卻再也抓不住門扉。巨大的門扉砰然關上，天空步道整區被隔絕開來。



派波使勁拉著門上的把手，在屋裡的學生也努力敲打玻璃，但所有的門好像都卡死了。

「狄倫，來幫忙！」派波大喊。

狄倫只是站在原地，露出白痴般的笑容。他身上的牛仔外套依然在風中不停翻飛，像是突然陶醉於風暴之中。

「抱歉，派波，我已經結束『幫忙』的工作了。」

他手腕一揮，派波整個人往後飛，撞到玻璃門後又滑向天空步道。

「派波！」傑生衝過去，但風勢阻擋著他，而且黑傑教練也把他推回去。

「傑生、里歐，退到我後面。」教練命令著。「這是我的戰鬥，我早該發現他就是我們說的怪物。」

「什麼？」里歐問。一張學習單此時猛然撲上他的臉，他揮掉紙張後再問：「什麼怪物？」

教練的帽子被狂風吹掉，露出捲髮上突起的兩個大包，很像卡通人物被打到頭之後冒出的腫塊。

黑傑教練舉起他的球棒，但這球棒已經不太一樣了。不知怎麼的，它自然形成一根樹枝，連樹葉和嫩枝條都還在上面。

狄倫對他露出瘋子般的愉快笑容。「喔，來呀，教練，讓那男孩攻擊我吧！你畢竟太老了，不適合打。那不也是他們叫你退休，把你調來這個白痴學院的原因嗎？我已經在這裡混了一整季，你卻完全察覺不出來。老爺爺啊，你的鼻子不靈了。」

教練發出一聲怒吼，聽起來卻像動物的咩咩叫聲。「夠了，混蛋學生，你會輸的！」

「你以為你可以一次保護三個混血人嗎，老傢伙？」狄倫笑著說：「祝你好運啦！」

狄倫用手指著里歐，一個漏斗雲瞬間落下，將里歐團團包圍，里歐就像被人拋起來似的整個飛離

步道。他想辦法在半空中扭動自己的身體，結果斜向一旁撞到峽谷岩壁。他腳底滑了幾步，死命地又爬又抓，尋找任何可以攀附的地方，最後在天空步道下方四、五十公尺處抓到一小塊突出的岩石，他在那裡僅靠手指的力氣懸空吊掛著。

「救命呀！」他朝上方呼喊：「有沒有繩子？彈力索？任何東西？」

黑傑教練咒罵一聲，把他的棍子丟給傑生。「孩子，我不知道你是誰，但我希望你能是個好人。拜託你讓那個『東西』有點事忙，」他的大拇指比向狄倫說：「我得去救里歐。」

「怎麼救？」傑生忍不住問：「用飛的嗎？」

「不用飛，我會爬。」黑傑踢開他的鞋，傑生簡直要心臟病發了。這個教練竟然沒有腳丫子，他有的是蹄——山羊蹄！傑生這才意識到，黑傑頭頂捲髮上的兩個大突起，不是腫包，是羊角。

「你是『方恩』<sup>2</sup>。」傑生說。「是羊男！」黑傑打斷他的話。「羅馬人才說『方恩』，這我們晚一點再來說清楚。」

黑傑跳過欄杆，朝峽谷岩壁跨出步伐。他的蹄落在懸崖峭壁上，靈巧得不可思議，總是有辦法找到踏腳處，即便那些小凹洞根本不及一個郵戳大。他敏捷地閃躲攻擊他的旋風，一路朝里歐靠近。

「還真是可愛呀！」狄倫轉向面對傑生。「現在輪到你啦，小子。」

傑生把樹枝拋出去。在風勢這麼強勁的情況下，這樣做應該沒什麼用，但這根樹枝卻精準地朝狄

2 方恩 (faun) 是羅馬神話裡的半人半羊，相當於希臘神話裡的羊男 (satyr)，參《波西傑克森——神火之賊》六十一頁，註7。



倫飛去，甚至在狄倫要閃開時還自動轉向，瞬間打中狄倫的頭，讓他跪倒在地。

派波並不像表現出來的那樣暈眩無力，當樹枝滾向她身邊，她伸手抓住。可是還沒來得及派上用場，狄倫就站了起來。他的前額流著血，金色的血。

「丟得好，小子。」他瞪著傑生。「下回要丟得更好一些。」

天空步道劇烈搖晃起來，所有玻璃表面都出現裂紋。博物館裡的學生不再用力推著門，大家嚇到全部後退，驚恐地看著眼前一切。

狄倫的身形消溶在煙幕中，好像身體的每個部分失去了連結一樣。他那張臉還在，鬼白的笑容也沒變，但整個軀體卻轉化成飛旋的黑色氣體，雙眼則像劇動的風暴雲上的兩個電火光。他背後生出了黑色的煙霧羽翼，騰空飛到步道上方。傑生心想，如果說真的有邪惡天使，應該就是長成這樣吧。

「你是『文圖斯』，」傑生說，雖然他搞不懂自己「是怎麼知道的，「風暴怪物！」

狄倫的笑聲彷彿是可以掀翻屋頂的龍捲風。「很高興我等到了現在，半神半人！我已經跟里歐和派波混了好幾個星期，隨時可以殺掉他們，但我的女主人說，第三個混血人即將到來，還是個特別的傢伙呢。把你解決掉，她一定會給我很大的獎賞！」

又兩個漏斗雲降到狄倫兩側，瞬間變成另外兩個風暴怪物。他們是鬼魅般的年輕男子，有著煙霧狀的翅膀，眼睛閃著雷光。

派波仍然倒在地上，假裝不大清醒，手卻沒有放開那根樹枝。她臉色蒼白，但拋給傑生一個堅定的表情，傑生立刻明白她的意思是說：「讓他們繼續注意你，我會從後面擊倒他們！」

聰明、可愛，而且會打架。傑生真希望自己記得交過這樣的女朋友。

他握緊拳頭，準備出擊，但根本沒有半點機會。

狄倫舉起手，弧形的電流在他指尖竄動著，瞬間集中衝向傑生的胸口。

砰！傑生只感覺自己躺平在地上，嘴裡的氣味像烤焦的鋁箔紙。他抬起頭，看到自己的衣服在冒煙。剛才那道閃電直接擊中他的身體，讓他左腳的鞋子爆開，焦黑的腳趾直接露在外面。

三個風暴怪物一起狂笑，風也呼嘯著。派波發出抗議般的尖叫聲，但聲音顯得十分微弱且遙遠。

傑生從眼角瞥見黑傑教練，他揹著里歐從斷崖邊爬了上來。派波已經站起身，拚命揮舞著手中的樹枝，想擊退那兩個新出現的風暴怪；但他們不過是在耍她，樹枝棍子穿過他們身體中間，彷彿他們根本不存在一樣。至於狄倫，此時變成一個有翼的黑暗龍捲風，朝傑生逼近。

「停！」傑生發出了沙啞的聲音。他有些搖晃地站起來，此時他不大確定是誰比較驚訝，他自己，還是風暴怪物？

「你怎麼可能還活著？」狄倫的形體顫動著說：「我發出的閃電量足以殺死二十個壯漢耶！」  
「輪到我了。」傑生說。

他的手伸入口袋掏出那枚金幣。他讓直覺帶領他行動，將這枚金幣拋向空中，好像他做過這動作好幾千次。接著他攤開手掌，接住落下的金幣，但掌中的東西卻在剎那間變成一把劍，一把超級鋒利的雙刃武器。劍柄和他的手指形狀完美契合，而且整把劍從劍柄到劍刃都是金色。

3 文圖斯 (Venus)，是羅馬神話中的風暴怪物，相當於希臘神話中的阿尼蘇萊 (Anemoi Thuellai)，是巨大怪物泰風 (Typhone) 的兒子，另有一說牠是泰風被海神波塞頓 (Poseidon) 打敗後所分裂出來的怪物。



狄倫咆哮一聲，後退幾步。他看看兩個同夥，怒吼著：「等什麼？還不趕快殺了他！」

這兩個風暴怪物似乎不大喜歡這個命令，不過還是轉身飛向傑生，指間噼哩啪啦爆出電流。

傑生揮劍迎向第一個風暴怪物。劍刃穿過他的形體，整個煙霧怪物的形狀就瓦解了。第二個風暴怪物放出一道閃電，但電流卻被傑生的劍身吸收化解。傑生往他逼近，快手一揮，這個風暴怪物瞬間散滅，化爲金粉。

狄倫盛怒地尖嘯呼吼。他低下頭看，彷彿在等同伴重組現身，然而那些金粉依然在風中飄散。

「不可能！混血人，你究竟是誰？」

派波同樣驚奇不已，甚至嚇到鬆開了手中的樹枝。「傑生，你是怎麼……」

這時，黑傑教練已經跳回天空步道，他像丟麵粉袋一樣把里歐往地面一扔。

「風暴鬼們，來找我呀！」黑傑開口大叫，兩隻短手還不停筆劃著。然後他左右看看，才發現這裡只剩下狄倫。

「見鬼了，小子！」他厲聲對傑生說：「怎麼沒留幾個給我？我最喜歡挑戰了！」

里歐此時終於站起來，整個人喘著氣。他看起來狼狽到了極點，一雙手因為攀緊岩壁而血跡斑斑。「嘿，超『羊』教練，不管你是什麼東西……我才剛剛摔下這要命的大峽谷，可不可以不要再說什麼挑戰了！」

狄倫對著他們幾個嘶吼，但傑生已經看出他眼裡帶有畏懼。「混血人，你們不知道自己喚醒了多少敵人！我的女主人將會消滅所有半神半人，這場戰爭，你們絕對贏不了！」

在他們上方，風暴雲團爆開，變成疾速強風。天空步道出現更多裂痕，縫隙飛快擴大。緊接著大

雨傾盆落下，傑生必須蹲下才能保持平衡。

雲層中間突然出現一個開口，一個黑色與銀色交錯打轉的漩渦。

「女主人召喚我回去了！」狄倫興奮地大吼：「而你，混血人，跟我走！」

他撲向傑生，但派波卻從他背後發動襲擊。雖然他整個形體是煙霧做的，派波竟然還是莫明其妙碰觸到他，他們兩個一起趴倒在地。里歐、傑生和黑傑教練趕緊衝去幫忙，但狄倫怒吼尖叫，一注暴雨隨即射出，把他們三個通通沖倒。傑生和黑傑教練屁股著地，傑生的劍還從光滑的玻璃上滑走，里歐則是撞到後腦勺，蜷著側身撞到地面，暈頭轉向唉唉叫。最慘的是派波，她從狄倫的背上被狠狠甩開，撞到欄杆後翻滾過去，僅靠一隻手抓住邊緣，懸空的腳下是萬丈深淵。

傑生爬起來想去幫她，但此時狄倫大喊：「我來解決這一個！」

他抓住里歐的手臂，開始向上飛升，半昏迷的里歐被拖在他的下面。風暴雲也開始加速旋轉，像吸塵器一樣把他們往上吸了起來。

「救命呀！」派波吶喊著：「誰來救我啊？」

她的手一滑，墜下的同時伴隨著尖叫聲。

「傑生，快！」黑傑教練催促著說：「快去救她！」

黑傑自己衝向風暴怪物，用一種十分認真的山羊態度。他猛烈揮動羊蹄，硬是敲打到風暴怪物鬆手放開里歐。雖然里歐安全回到地面，但狄倫卻轉而抓住黑傑的手臂。黑傑嘗試用頭撞他、用蹄踹他，還罵他笨蛋學生。他們兩個一起升到空中，而且開始加速。

黑傑教練對著下面又喊一次：「快去救她，這個我會解決！」然後一個羊男和一個風暴怪物一起



捲入雲層中，消失無蹤。

「救她？」傑生心想：「她掉下去不見了耶。」

然而又一次，他讓直覺走在理智之前。他跑向欄杆，一面想著：「我瘋了！」接著翻過欄杆邊緣。

傑生沒有懼高症，他怕的是摔下幾百公尺深的峽谷。他想，他的人生還沒有什麼成就，除了即將死在派波的身旁之外，不過他還是縮起兩隻手臂，頭朝下垂直跳了出去。峽谷的側壁像快轉的影片飛逝過去，他感覺自己的臉快被剝掉一層皮。

很快的，他就追上了腳狂亂揮動的派波。他抓住她的手腕，然後閉上雙眼，等待死亡降臨。他的耳邊有派波的尖叫聲，有風的呼嘯。他猜想死亡會是什麼感覺，應該不會太好，不過他還是希望，最好有什麼方法可以讓他們永遠不會碰到谷底。

突然間，風停了，派波的尖叫變成壓抑的喘息。傑生心想，他們倆一定是死了，雖然他沒有什麼受到撞擊的感覺。

「傑……傑生。」派波勉強說著。

傑生睜開雙眼。他們並沒有下墜，而是漂浮在半空中，離底下的河面還有一百公尺遠。

他將派波抱緊，派波立刻調整姿勢，讓自己也能抱住傑生。他們鼻子對著鼻子，派波的心跳很快，傑生隔著衣服都能清楚感受到。

她的鼻息有種肉桂的香氣。她開口問：「傑生，你爲什麼能……」

「我不知道，」傑生說：「我不知道我能飛……」

但他很快就想到，他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

於是他開始想像上升。派波驚呼起來，因為他們真的升高了幾公尺。傑生判斷，他們應該不完全是在漂浮；他可以感受到腳底下好像有一股力量，而他們就彷彿是平衡在噴泉頂端一樣。

「是空氣在支撐我們。」他說。

「嗯，那就叫它再多支撐一點吧！把我們弄出這裡！」

傑生看著下方，他想最簡單的方式，應該是平緩降落到谷底才對。然後他再往上看，雨停了，風暴雲看起來也沒那麼糟，雖然雲層依舊翻騰，閃電仍然出現，顯然無法保證風暴怪物都已經離開。他不知道黑傑教練現在在哪裡，還有那個幾乎失去知覺的里歐。

「我們得去幫他們。」派波說著，彷彿讀出了傑生的心思，「你能不能……」

「我試試看。」傑生集中信念在「上升」這件事，瞬間兩人一飛衝天。

能夠乘風而行，在許多時候可是件酷斃的事，但對此刻的傑生來說，卻是震驚多過於其他感覺。他們火速登上天空步道，馬上衝到里歐身邊。

派波把里歐的身體轉過來，他發出呻吟。里歐的陸軍夾克整件都被雨水打溼，捲髮上有些閃亮的金粉，全是那些怪物飄散的塵埃。但至少他還活著！

「笨死了……醜爆了……臭山羊……」他嘴裡咕噥著。

「他去哪裡了？」派波問。

里歐比著上方。「一直都沒有下來。拜託你不要跟我說，是他救了我。」

「救了你兩次！」傑生說。



里歐呻吟得更大聲。「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那個龍捲風的傢伙，還有金寶劍……我的頭撞壞了，一定是這樣，對吧？這些都是我的幻覺嗎？」

傑生已經忘掉有劍這檔事，里歐一說，他才走到那把劍滑落的地方，把它撿起來，劍刃依然完美無缺。憑著直覺，他將它往空中輕拋，整把劍在迴旋的剎那間縮小成一枚硬幣，落回掌心。

「沒錯，」里歐驚呼：「絕對是幻覺！」

派波的衣服也全溼了，她發著抖說：「傑生，那些東西……」

「文圖斯，」傑生答：「他們是風暴怪物。」

「好吧。可是，你的反應……好像你以前就遇過他們。你究竟是誰？」  
他搖搖頭。「我也一直告訴你，我真的不知道。」

這場暴風雨結束了。荒野學校的其他學生在屋內恐慌地觀看屋外情景，保全人員已經來到玻璃門前處理卡死的門鎖，但似乎還是沒辦法打開。

「黑傑教練提到他要保護三個人，」傑生回憶著，「我想他指的是我們。」

「而那個討厭的狄倫變身成……」派波顫抖了起來，「天呀，我不敢相信那東西竟然攻擊我。他叫我們什麼……『半神半人』？」

里歐還躺在地上，眼睛直視天空，似乎不想起身。「搞不清楚那個『半』是什麼意思，」他停了一下又說：「但我不覺得我有半點像神。你們兩個有半點像神的感覺嗎？」

他們周遭突然出現像樹枝斷裂的噼啪聲，天空步道的裂痕又開始擴大。

「我們得趕快離開這裡，」傑生說：「或許我們可以……」

「各……位，」里歐打斷他的話：「抬頭看一下，告訴我，那是不是……飛天馬？」

傑生的第一個反應，里歐真的把頭殼撞壞了。但接下來，他看到一個陰影從東邊出現，愈來愈接近他們。陰影移動的速度比飛機慢，尺寸卻比小鳥大太多。它終於接近到傑生可以看得清楚的距離，果真是一對有著翅膀的動物，有灰色毛皮、四隻腳，外型百分之百像馬，除了那對展開後有七、八公尺長的翅膀。牠們拉引著一個漆得光亮的大箱子，箱子下方還裝了兩個輪子——是一輛雙輪馬車！

「援兵來了，」傑生說：「黑傑教練跟我提過，有一組提領小隊會過來找我們。」

「提領小隊？」里歐勉強站了起來。「聽起來不妙。」

「要提領我們去哪裡？」派波問。

傑生的目光一直停在馬車上。馬車從天空步道的另一頭著陸，飛馬收起翅膀，在玻璃地面上緊張地移動步伐，彷彿也感受到步道即將崩裂。兩個十幾歲的年輕人站在馬車裡，一個是金髮高個兒的女生，年紀看起來比傑生大一點；另一個壯碩的男生理著光頭，一張臉看起來很勇猛。兩個人都穿著牛仔褲和橘色T恤，背上晃著盾牌。那女生在馬車還沒停好就先跳下來，拔出一把刀朝傑生他們衝過去，而那個壯漢則留在車上抓緊馬的韁繩。

「他在哪裡？」那女孩大聲質問。她的灰色眼睛看來很兇又有點嚇人。

「誰在哪裡？」傑生反問。

那女孩皺起眉頭，像是不能接受這個回答，於是她轉頭面向派波和里歐。「葛利生呢？你們的守護者葛利生·黑傑到哪裡去了？」

原來教練的名字叫「蛤蟻生」？要不是整個早上過得太詭異可怕，傑生一定會忍不住笑出來。蛤



蠟生·黑傑，既是足球教練，也是個山羊人，還是半神半人的守護者。好吧，還有什麼不可能的？

里歐清清喉嚨，說：「他被一個……像龍捲風的東西帶走了。」

「文圖斯，」傑生說：「風暴怪物。」

金髮女孩挑起了眉毛。「你是說『阿尼蘇萊』？風暴怪物在希臘時期叫做阿尼蘇萊。你是誰？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傑生盡可能對這女孩解釋早上發生的所有經過，雖然要面對她那雙戰雲密布的灰色眼睛不大容易。大約講到一半時，原本留守車上的那個男生也走過來。他雙手交叉在胸前，挺立著注視他們。他的二頭肌上有個彩虹形狀的刺青，看起來不大尋常。

當傑生講完經過，金髮女孩似乎還不滿意。「不對，不對，不是這樣！她明明告訴我他會在這裡。她跟我說如果我來這裡，就會找到答案。」

「安娜貝斯，」光頭男子突然說：「你看一下！」他指著傑生的腳。

傑生沒想太多，不過他左腳的鞋子自從被閃電打掉後，到現在還找不到。他光著腳並不覺得怎麼樣，只是那隻腳看起來很像一塊焦黑的炭。

「穿一隻鞋的人……」光頭說：「他就是答案。」

「不，巴奇，」那女孩堅持，「不可能是他！我被耍了！」她怒視著天空，就好像天空做錯了什麼事。「你到底想要我怎樣？」她大叫著：「你到底把他怎麼了？」

天空步道顫動了，飛馬緊張地嘶鳴。

「安娜貝斯，」那個叫做巴奇的光頭男子說：「我們要快點離開。先把這三個人帶回營區，再把

事情想清楚。那些風暴怪物有可能會回來這裡。」

她不作聲，隔了半晌才說：「好吧！」她憤恨地瞪著傑生，「我們晚一點再來搞清楚！」她轉身朝馬車大步走去。

派波搖著頭說：「她有什麼問題呀？發生了什麼事？」

里歐附議著：「請說真話。」

「我們必須先帶你們離開這裡，」巴奇回答：「路上再跟你們解釋。」

「我不想跟那個女生去任何地方，」傑生指著金髮女孩說：「她一副想要把我殺掉的樣子！」

巴奇遲疑了一下。「安娜貝斯是個好人，你先不要跟她計較。她作了個夢，叫她來這裡找只穿一隻鞋的人，這個人將會解決她的問題。」

「什麼問題？」派波問。

「她在找我們營區的一個隊員，他已經失蹤三天了。」巴奇解釋：「她非常擔心，所以希望他會出現在這裡。」

「他是誰？」傑生問。

「她的男朋友，」巴奇說：「波西·傑克森。」

4 阿尼蘇萊 (Anemone thuelia)，希臘神話中的風暴之神，相當於羅馬神話中的文圖斯。